

諾貝爾文學獎秘史

5

王鴻仁譯

一九〇九年

(瑞典) 茜爾瑪·拉格洛夫

(Selma Lagerlöf)

二十世紀初，瑞典人非常驚訝地發現：他們的文學業已在國外激起了莫大的興趣。奧古斯志·史特林堡在德國的前衛圈子裏擁有不少徒衆。他甚至在很久以前就想要打進去的法國樹立了一些聲名。不過，他在一外國——在瑞士、巴黎、以及柏林——的長期流留有點像是被瑞典放逐似的，令人聯想起易卜生與班生的自我流放：一種叛徒式的流放，力圖擺脫自己國家的偏狹眼界。當史特林堡於一八九八年重返家園之

後，他依然是個在自己國土上流浪的人；而直到他去世（一九一二年）為止，他始終是自己同胞間的一個異鄉人，一個纏問不休的觀光客（以追溯的眼光觀察著他孩提時代的城鎮）。有時他是個滿懷激情的浪漫漢，有時卻又變成一個猛烈的辯論者。而他就是在這個時期中寫出了他最美的作品之一——冠著一個十分別緻的題目：「獨自」（Alone）。從外面看，他好像是個「生活於另一個時代的正常人」。可是事實上

•當他在斯德哥爾摩的街頭踽踽獨行時，他是全瑞典最落寞的人了。一些他覺得無謂的事物正在蛀蝕著當時每一個人的心。

不過還是有人要推薦他競爭諾貝爾獎，特別是一位他在柏林時期的知己，阿道夫·保羅（Adolf Paul）——他在德國的報紙上高聲讚揚他。可是瑞典官方卻不容許自己受到它的影響，所以史特林堡被禁止在瑞典學院中討論。其實這個結局完全是史特林堡自己造成的：他絕不放過任何一個吵架的機會。一切將他帶進學院議程的努力都在事前被他本人搞砸了。他的名字甚至沒有被記錄到諾貝爾年鑑裏。事實上他因此而更為出名。

茜爾瑪·拉格洛夫則讓人覺得可信賴得多了。她不惟沒有絲毫火藥味，反而還流露出真摯的諒解、憐憫和溫情。拉格洛夫的名字於一九〇四年第一次在諾貝爾候選名單中出現：推薦者是一位相當有影響力的院士，同時也是一位厄普沙拉大學的著名文學教授。他之所以推薦拉格洛夫純是由於她一本近著「達勒卡利亞之耶路撒冷」（Jerusalem in Dalecaria）

一書的成功：他形容該書為一部「國家的史詩」。一九〇五年，她再度為挪威、芬蘭以及瑞典的專家學者們所推薦。她的名字每年都送往諾貝爾委員會。

一九〇八年拉格洛夫達到了她聲譽的巔峯。「尼爾斯的奇遇」（The Wonderful Adventures of Nils）一書震動了整個瑞典。那年她過五十歲誕辰時接到了無數令她深為感動的賀函。可是她那年的競選卻引起了軒然大波。

原來「奇遇」一書是拉格洛夫在全瑞典小學教師的敦請下完成的，他們的職業團體相當前進。會長本來是一位教師會的會員，後來出任了瑞典頭一個由政府的大眾教育部長。他的名字被印在「奇遇」的書名頁上面（在出版商名稱底下）。這樣做的用意或許是想藉此抬高瑞典教育革新的威信。可是這件事情激怒了保守派的人士。他們的反對異常猛烈。他們說，將諾貝爾獎頒給這樣的一個作家乃是「向一個陰謀破壞傳統教育的惡勢力低頭，而且將會助長那些教師的囂張氣焰。」一位曾經於一九〇四年支持茜爾瑪拉格洛夫的歷史教授因為這個理由而撤回了他的推薦書。這些謾謗者更緊抓著一個把柄：茜爾瑪·拉格洛夫曾

經參加簽署抗議書，要求將一九〇一年的諾貝爾獎頒給托爾斯泰；她這個行為「侮辱了瑞典學院」。

所以，一九〇八年拉格洛夫落選了。

由於拉格洛夫的落選，一場可怕的風暴在瑞典的報紙上爆發了。聲名卓著的瑞典學院慘遭攻擊，它的威望受到了嚴重的打擊。學院中一些頭腦比較清楚的院士覺察了事情的嚴重性。這個抗議怒潮的兇猛與一致是衡量拉格洛夫聲譽的最佳尺度。報紙以頭條的位置公開指責這個「國耻」，專論以一種惡毒的筆調報導某些細節，而通訊專欄裏更是充滿了抗議。瑞典的文化界是極少激忿到這種程度的。

鼓噪的迴音也從別的國家傳來。在法國，率先發難的是一篇出自保羅·吉尼斯提（Paul Ginisty）的評論：「一個這樣熱切關懷一件文學事端以及一位才女的國家是多麼的幸福呀！」

接著，一九〇九年來到了。這年一共有二十一位作家被推薦。史溫朋再度出現，以百折不撓的倫敦作家協會為後盾。至於法國的候選人則有保羅·布爾傑

（Paul Bourget）、安那托爾·法朗士以及梅爾裘·德·浮傑，他們三位依順序分別為雷涅·巴辛（René Bazin）、保羅·赫爾維以及艾爾伯特·凡達爾（Albert Vandal）所推薦。一紙從比利時學院發出的備忘錄則聲明：該獎應該由愛爾兒·佛哈倫（Emile Verhaeren）與莫理斯·梅特林克共同獲得。

當然，還有瑞典自己的拉格洛夫。

可是拉格洛夫的獲獎並不是一件輕鬆等閑的事。因為瑞典學院的常任秘書C·D·艾孚·威爾生屢屢從中作梗。結果，學院中七名重要的院士聯名簽署了一份態度強硬的艾底美敦書。他們直截了當地表白了他們希望拉格洛夫獲獎的心意。在這個猛烈的攻勢下，威爾生博士的詭計很顯然地是已經無法得逞了。可是他還是堅持著要將獎金頒給史溫朋。依那年的情勢看，史氏的確相當有希望奪標，可惜他在那年的四月去世了。威爾生博士一面忙著拉出梅特林克來頂替史溫朋的位置，一面忙著「製造」一份不利於拉格洛夫的報告。那是一份殊為可悲的文獻，執筆者在裏面文

不對題地抒發著他的怪念頭。

常任秘書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歸於徒然。在十一月一日的會議中，瑞典學院以壓倒性的高票決議要頒獎給拉格洛夫。威爾生失望得幾乎要發瘋了。他拒絕在十二月十日的典禮中執行他往年所負責的職務。他那小撮鬚鬚憤怒地顫動著。他揚言要移居義大利（按：威氏是在義大利長大的），要永遠離開這個「以

一九一〇年

（德國）保羅·海才

（Paul Heyse）

一九一〇年悄悄來到。這年，諾貝爾的園地裏呈現著一片淒寂。對於它，人們已經不似以前那麼興奮了。它的新聞價值業已衰竭；報紙不再以頭條的位置來報導這件一年一度的盛事了。

推究起來，這也許是一種「暫時性的辭窮現象」吧：在前面這幾年中間，一切最高級的形容詞（不管是好的或是壞的）都已經被用過了。不過，這個解釋

這種方式對待他的不忠不義的瑞典學院」。

於是西爾瑪·拉格洛夫終於獲得了一九〇九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由於：

「她作品中特有之高貴的理想主義、豐饒的想像力、平易而優美的風格。」

不能算完全，因為還有一件不容忽視的事實。

最近幾屆的諾貝爾文學獎都在報紙上引起極大的風波。這些議論泰半集中在西爾瑪·拉格洛夫的身上。這位以「尼爾斯的奇遇」一書享譽文壇的瑞典女作家是所有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中最令人心悅誠服的一位。一九〇八年她的落選使得全歐輿論沸騰。一九〇九年歐洲的報界也是同樣的鼓噪——慶賀她的勝利。

盛極必衰乃是天下事物的鐵則。於是，人們對一九一〇年諾貝爾獎的興趣便自然而然地跌落下來。

現在讓我們回顧一下這年競選的經過。

先從法國談起。在那兒謠言是無法避免的。薩爾·佩拉丹(Sar Peladan)就是因為巴黎的太陽報(Le Soleil)上的一篇文章而被訛傳已經上了候選人的名單。老邁的亨利·范白爾(Henri Fabre)也被人談論著。不過他是個合格的候選人。他仍然在他鄉下的隱居所裏，每天孜孜不倦地寫著他的「昆蟲的故事」(Souvenirs Entomologiques)。可是他被提名的時候已經為時晚矣。

那年參加角逐的候選人一共有二十五位。其中有些是第二次上陣，更有幾位現在已經是老兵了。

聲勢最浩大的候選人當推古斯塔夫·瓦內克(Gustav Warneck)。瓦氏原是哈雷大學(Halle University)的歷史教授，後來供職於一個基督教的傳教機構。在他還沒有被推出之前就已有許多人在替他進行大規模的遊說工作了。

瑞典學院當中有幾位院士是虔誠的基督徒，包括

常任秘書(常任秘書仍為威爾生博士)，所以當時一般人多少都認為瓦氏獲獎的機會相當大。瓦氏是研究羅馬諸帝敗德事跡的權威。可是他的著作從文學價值的觀點看去實在是一無可取。

這年，法朗士的名字再度由保羅·赫爾甫提出。而兩位飽學的芬蘭人則再次推薦喬治·布蘭德。梅特林克、莫雷(John Morley)以及佛加查洛也都再度登場。最後，漢諾托(Gabriel Hanotaux)推出了一位新作家羅遜(Pierre Loti)。

保羅·海才於三月十五日在慕尼黑歡渡他的八十大壽，那天的盛況實在是無法以筆墨來形容。它幾乎成了「德國文藝界的國慶日」。不少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生日在他們國家裏成爲一個舉國歡騰的大日子，例如班生、顯克維支、卡度齊以及拉格洛夫。保羅·海才生日在德國的盛況業已足以和這些人相埒，可是美中不足的是他還沒有得到諾貝爾獎。於是德國和奧國的學術界遂發覺他們有責任為海氏蒐羅大量重要的簽名來做爲他問鼎諾貝爾獎的後盾。他們的心血終於沒有白費。海才果然獲獎了。

瑞典學院這次破例沒有將得獎人的姓名保密到十二月十日。這項消息在十一月就發佈了。海氏欣然表示他願意接受這項獎金，可是由於健康情形欠佳，他無法前往斯德哥爾摩領獎。

「對於這份厚禮我該怎麼說呢？」他對一位在慕尼黑黑探訪他的新聞記者說道。「這個消息令我感到震驚，正如它震驚了世人一樣。我不知道什麼人推薦了我。我也不知道其他還有那些人參加競選。我只聽說過，被提名的人當中有一位法國人——一個著名的神秘主義者，依我看來，他不足以代表法國文學。當然，一個人是很高興看到自己畢生的辛勤被加冕，因為這樣他就可以不致太傲慢地說：『從這點看來，我的作品是不會太過份差勁了。』」

這年瑞典學院的決議並未激起什麼熱潮。只有些批評家舊調重彈地責備瑞典學院老是把獎金頒給一些風燭殘年的作家。此外，又有許多流言，說這位受惠人是一個富翁，一個不折不扣的百萬富翁。常任秘書威爾生博士因此出面闢謠，他說：海才的生活還不錯，不過他絕不是一個富翁。不久之後，海氏宣佈，他要從獎金中撥出四萬馬克做為慈善事業之用。

保羅·海才的聲名在他生前就已經登峯造極了。

諾貝爾文學獎只是一個附屬品而已。瑞典學院頒獎給他的原因在那紙諾貝爾獎狀上清清楚楚地寫著：

「以茲表揚這位抒情詩人、戲劇家、小說家、以及舉世聞名的短篇小說家在他漫長而多產的創作生涯中所達到的充滿理想主義精神之藝術至境。」

爾雅新書預告

大兵文學經典之作

代馬翰卒手記

張拓蕪著

即將出版